

禾马



浪蝶戏荷心

内容简介

人家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
但也该凸的地方凸、该翘的地方翘。
那只“玉面蝴蝶”莫非眼盲了不成，
竟当她是营养不良的邋遢小哥儿？
这人男女不分又缺乏伦常观，她还是快快溜！
省得和他疯作一堆……
没想到洗去一身污秽的她，
竟是出落的那么清纯、直勾人心魂，
教他不忍将贼贼的目光移开，
而小妮子当他面逃婚，
将堂堂少堡主夫人的宝座拱手让人。嘿嘿！
他岂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赶紧快马加鞭，
哒哒地追妻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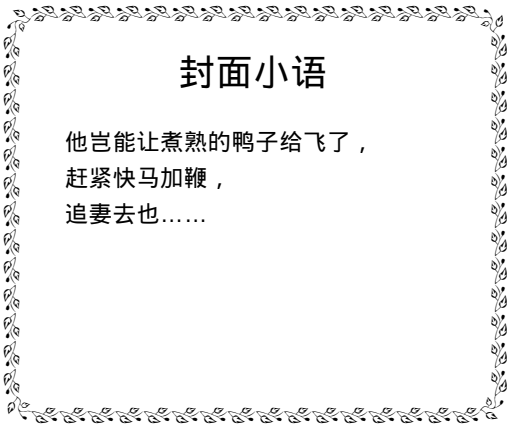
一校：

二校：

打分：

政治：

色情：



封面小语

他岂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赶紧快马加鞭，
追妻去也……

1

江南左近的小村落，咚来村。

“嘿！你在搞什么鬼？今天不是说好你去上工的吗？怎么这会儿你还在这儿？给我好好解释清楚！你最好有个令我满意的答案，否则有你好受的！”村尾最破旧的茅草屋里，响起偌大的怒斥声。

骂人的是一个年逾五旬的草莽男子，身子一抖一抖的，獐头鼠目的贼模样，教人一见就讨厌，更别提他身上呛人的汗臭味与酒臭。

“爹！”娇柔的女声怯生生地喊。

说话的女子年纪很轻，约莫十六七而已。但她的神情却显露出一不属于她年纪的老成或者该说是洞悉世情冷暖的哀伤。

“哼，少叫得这么亲热。”张大坤酒气冲天，踩着不稳的步伐朝她而来。

望着继父臃肿肥胖的身躯一步步逼近，凌予禾瘦小的身子紧紧缩成一团。她知道他的拳头就要落在身上，她已经习惯了。平时她还会躲它一躲，但是今天她已经

没力气了。

她饿了好几天 ,因为她这些天染了风寒 ,不能出去挣钱 ,继父索性将她的饭钱扣下 ,压根不顾她的死活。

就让他打死自己吧 !她心寒地想着。

予禾闭上眼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疼痛 ,但那令人害怕的拳头却始终没触及她。她不相信继父会大发慈悲 ,也不信他会轻易放过她 ,所以她张开眼睛直勾勾地望向他。

张大坤一双贼眼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她瘦骨嶙峋的身子 ,嘴角露出的贪婪笑意令人不觉毛骨悚然。

“你想干嘛 ?”予禾颤着发抖的声音问道。她心头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张大坤今天有些不寻常。

“哼 !我想干嘛 ?你老子我欠了人家好几两银子 ,而你这个不争气的丫头又这么不中用 ,指望你挣几文钱给老子花花 ,偏偏生起病来 !还好前村的李大婶好心介绍我一件好差事。”

“什么好差事 ?”她暗暗心惊 ,讶异地从她睡的一堆杂草中跳起。

难不成丧尽天良的继父终于按捺不住要把她给卖了 ?

“哎 ,想不到你竟然值二十两银子。瞧你一身皮包骨的 ,居然还有人要。这下我可以逍遥好一阵子了。”他笑得开心极了 ,一双原本就小的眼睛更是眯成一条细

缝。

“你要把我卖了？”予禾强忍住欲滴的泪水，大声问出心头的疑问，怕是误会他话中显而易见的事实。

人说虎毒不食子，就算她不是他亲生的孩子，至少也有父女之名，难道他当真这般狠心，要将她卖了？“说卖了多难听，丫头，老子是为你好，把你送去大户人家享福。”

“原来你真的狠心把我给卖了！”她别过脸不再看继父，她真是心寒透了。

“嘿！你别一副我无恶不作的模样，我可没那么坏。爹爹我也是为你好，瞧你生得如此瘦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平时又爱生病，现下有个大好机会能到富贵人家去，这可是你的福分。傻丫头，你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

“福分？”予禾冷哼一声，她又不是没听过大户人家里的奴仆被欺骗的事，她哪敢指望自己能卖给个好主人。

怪只怪她贤良淑敏的母亲早逝，才教她嗜赌如命的继父今日终于狠下心把她给卖了。要是母亲天上有知，想必一定很伤心。

“丫头，你没事的话赶紧收拾收拾，明几个李大婶就来要人了。”

予禾用力地把眼泪眨回眼眶，她不想在这无情无义

的继父面前掉泪 ,而她也不会向他摇尾乞怜 ,求他不要将她卖了。

“你把我卖到哪户人家 ?”她现在只想知道自己即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张大坤听出女儿语气中的认命 ,阴险贪婪的麻子脸上漾着志得意满的笑 ,更显得丑陋 :“好丫头 ,爹爹就知道你最孝顺 ,一定肯去的。你放心 ,听李大婶的安排准没问题。”张大坤原本以为执拗的女儿一定不肯顺从 ,还打算将她毒打痛殴 ,逼得她非答应不可 ,没料到她今儿个却这般好说话 ,除端个棺材脸以外 ,倒也不反抗。

“到底是谁 ?”

“是谁有啥打紧 ?”张大坤打着哈哈。

予禾冷冷地瞧了他一眼 :“是谁 ?”

“哎呀 ! 丫头 ,你这一问 ,我倒给忘了。”

“忘了 ?”她危险地眯起眼 ,愤怒得想杀人。

“瞧瞧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大坤恼羞成怒 ,粗声喝道 :“我是你老子 ,我爱怎样就怎样 ,我干嘛非告诉你 ,你的主人是谁 ?”说完便不再理会她 ,径自躺在屋中惟一的床铺上 ,呼呼大睡。

予禾拳头握得紧紧的 ,眉宇之间一双倔强、灵活的黑瞳因为恨意而显得黯淡 ,下唇也被她咬得渗出血丝。

我这一走 ,就一辈子不会再回来 ! 她忿忿地在心中发着誓。只要一踏出这个她与娘亲相依多年的屋子 ,她

绝对不会回头。

泪水从年轻又略显苍白的脸庞不经意地滑下，她被颊上的湿意吓了一跳。泪？怎么会是泪呢？十岁那年，娘因操劳过度而病倒，家里又请不起大夫，而张大坤未曾闻问，任由娘自生自灭，只留下她一个稚龄孩子伴着病恹恹的娘亲。

娘死后，她在母亲灵前哭了五天五夜，直到最后一滴泪也流尽，再也挤不出任何一滴泪时，她就不再哭了。

从那时开始，她就清楚明白流泪是最没有意义、最软弱的行为，既不能挽回娘亲的性命，也不能让那丧尽天良的继父得到惩罚。

予禾挽起破旧的袖子朝颊上狠狠抹去，像是在惩罚自己的软弱。

她绝不再哭了，真的，她绝不哭。

尽管是如此地告诉自己，然而那份发自心底的哀伤却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地流不停。



长安绮媚楼川流不息的人潮、喧扰不休的车马声，在显示出这号称京师第一等青楼的热闹与盛名。

原因无他，只因绮媚楼里有一位倾国倾城的标致美人——严馨梅。

光是她的美貌 ,便使得各家王孙公子为之疯狂倾倒 ,而她精通琴棋书画 ,更诱得众多文人雅士拜倒其石榴裙下。

但要见她一面 ,可不是件易事。来人若非权倾一时 ,抑或家财万贯 ,恐怕是见面无期。

不过今天倒是例外 ,来人并非上述两者。

瞧她轻抚琴箏 ,音韵流转 ,顾盼间流露无限风情 ,引人无限遐想。

但听的人虽深知其意 ,却未被其所迷 ,只举杯微啜着酒。

一曲弹毕 ,她巧笑倩兮道 :“爷 ,好听否 ?”

“你的琴艺超群 ,哪还要我说。”男子笑答。

“可梅儿琴艺再好 ,爷却总不常来看梅儿。”言下颇有怨怼之意。

“楚家堡事务繁忙 ,我实在抽不开身。”这男子正是楚星灏 ,楚家堡少堡主。

楚家堡是南方第一大世家 ,在当今圣上的庇护下 ,纵横黑白两道。

严馨梅当然知道楚星灏身为楚家堡少堡主的责任 ,她也是觊觎着堡主夫人的身份 ,和卓尔出众的他 ,才对他另眼视之。

“若真为了楚家堡的事 ,倒无可厚非。但是……”她故意欲言又止。

“你直说无妨。”

“我听说……”她边说边留意楚星灏的神情，“你要娶妻了。”

楚星灏的表情只有一瞬的不自然，随即恢复正常：“你听谁乱嚼舌根！”

“这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堂堂大唐公主要许给你，你却不识好歹地拒绝了，理由是你已经有一个未过门的妻子。”

的确，这事传遍整个长安。

皇上识才，千里传书将楚星灏由江南召来京师，欲将湘莲公主许给他，却遭楚星灏坚决反对。

“此事不假。”他淡然道。

“你真的拒婚，真的有妻子？”她从来没听他说过。

“嗯。”

“爷，怎么你一句也没提过？”她的语气开始焦急。

她从十五岁开始挂牌，第一次见到楚星灏后，就下定决心，非他不嫁。而今却连连冒出个公主和未婚妻，坏了她的大计。

“这事……唉，不提也罢。”他又倒杯酒往肚里灌。

这事怎能不提？“爷，你说说看，说不定梅儿能为你分忧解烦。”

“你？”楚星灏思忖着可能性。

也罢，这件事闷在他心里很久了，一直找不到人倾

诉，正巧严馨梅提了出来。是他的红颜知己，正是个最佳的倾听者。

“其实我也是上京之前才知道这件事，我爹是在十五年前为我订下这门亲事。”

“什么？”怎么可以！

“教人惊讶吧！刚开始我也不信，不过，我爹已经请李夫人去接她了。”

“你真要娶她吗？”

或许吧！等他气消了。他现在无法原谅父亲竟然如此随便就决定了他的终身大事，万一对方缺手断脚、其貌不扬，也硬要他娶吗？“到时再说吧！”

严馨梅还想追问，楚星灏抬手阻止了她：“别谈这些扫兴事了，你再弹一首曲子为我解解闷。”

“好的，爷。”严馨梅浅笑应着，纤纤细指轻轻一拨，优美动人的琴韵立时轻泄而出。

楚星灏闭上眼仔细聆赏着音律，错过了严馨梅眸中一闪而过的深深忌恨。



凌予禾拎着一个包袱，神色戚然地站在她与母亲相依为命住了许久的破茅草屋前。

张大坤此时正喜孜孜地对着他的财神爷——李大婶鞠躬哈腰，极尽谄媚之能事。

予禾没费神理会张大坤和李大婶说了些什么 ,她不在乎 ,也无所谓。反正她到哪儿都没差别 ,天底下除了温柔的娘亲 ,没人会关心她是死是活。

因此她也没留意到李大婶一见到她时 ,眼中流露的不舍与疼惜。

谈了一会儿 ,张大坤欢欢喜喜地将三十两银子攥在怀里 ,堆上满脸的笑 ,硬是将不情不愿的女儿推向前 :“我家这个野丫头就麻烦你了 ,她要是不守规矩 ,你尽管整治。”张大坤钱一到手 ,嘴巴更是笑得合不拢 ,尤其“价码”又比原先多了十两银子。

李大婶朝予禾那张倔强的小脸一瞥 ,暗自喝了一声 :好个标致的丫头 !

当然这还得把她那污脏的外表整理整理 ,将她身上、脸上的淤青除掉 ,再把她过于瘦削的身子养胖。

她相信在那狼狈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张绝美无双的清丽容颜。

“啧啧 ,这么干瘪 ! 这样如何带得进楚府大门。”李大婶嫌恶地道。这股嫌恶并非针对予禾 ,而是生气张大坤不仅将继女卖了 ,而且没好好对待她。

但听在予禾耳里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她是没多好 ,不过当面听人这么批评倒也挺不好受。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大可不必浪费钱买我。”她没好气地道。

“死丫头，你胡说些什么！你能值三十两银子，就应该偷笑了，还敢这么大声说话。看来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你是不会知道好歹的！”

“教训我？你凭什么教训我，你又不是我的亲爹。”予禾毫不客气地顶撞张大坤，她已经不把他当作继父看待。

“臭丫头，翅膀硬了，敢顶嘴了。”张大坤手一扬，就要往她纤细的身子挥去。

予禾连躲都不想躲，反正她身上的淤青不差这一个。事实上，她也躲不过，闪躲只会换来更重的拳头罢了。

当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揍得跌在地上爬不起来，她立即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向张大坤，后者正出乎她意料地哀号着。

为什么呢？予禾眼光一转，很快找到答案。

一个她生平所见最高大的男子仅用两只手指夹住张大坤的手腕，看起来毫不费力，却令张大坤哀叫连连。

“这是警告你，千万别打女人，否则你会得到比这更惨的下场。”那男子面无表情，语气中的威胁却教人不容置疑。

“你……”张大坤痛得说不出话。

李大婶心中暗自叫了声好，她也想好好教训一下张大坤这个无赖，却不得不阻止道：“谷鹰，别胡闹。快放

了张大叔。”

唔 ,原来他叫谷鹰。

予禾立时对他充满感谢之情 ,她长这么大 ,头一次有人阻挡了继父对她的欺凌 ,适时保护了她。

谷鹰颇不甘地松手 ,漠然地返到一旁 ,予禾这才明了原先之所以没注意到他 ,是因他总是冷着一张脸 ,不发一语地站在一边。

“都怪我教子无方 ,冒犯了你实在不好意思。”李大婶不甚有诚意地赔礼。

张大坤瞪了谷鹰一眼 ,虽苦恼却不便发作 ,怕万一谷鹰打过来 ,他可没法招架。只得忍着痛道 :“没事 ,没事。小孩子嘛 ! 难免血气方刚 ,我了解。”

“既然如此 ,我就将你家闺女带走了。”

“好好好。你慢走 ,不送。”张大坤恨不得谷鹰赶紧消失在他眼前。

李大婶向谷鹰使了个眼色 ,谷鹰会意地走向在一旁歇息的轿夫 ,指示他们预备起程。

“走吧 ,张姑娘 ,咱们该动身了。”李大婶伸手欲牵予禾的手。

予禾身子一缩 ,闪过李大婶 ,不领情地道 :“我姓凌 ,不姓张。”

“凌 ?”李大婶故作诧异地瞥向张大坤 ,心中却兀自偷笑。事实上她早知道予禾的身世 ,否则她也不会如此

大费周章 ,欲将予禾买下。

“她是跟她那个死去的爹姓。”张大坤没好气地道 :
“亏我照顾她们母女那么多年 ,结果呢 ? 她母女心里只有那个姓凌的胆小鬼。”

“你别侮辱我爹 ,我爹一点也不胆小。”予禾激动地喊着。

她生平最恨的便是人家说她的父亲是胆小鬼。虽然她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娘总是轻拂她额头的发丝 ,噙着泪告诉她 ,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

娘都这么说了 ,爹自然不会是胆小鬼 ,没有人可以侮辱他。

“哼 ,你那个始乱终弃的爹 ,抛下你们孤儿寡母不说 ,听说还娶了个番婆在西域享福。”

“做男人没男人的样子 ,不叫他胆小鬼要叫他什么 ?”张大坤仍不罢休。

“你胡说 ,我爹不是这种人 ,他才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

“是吗 ?”张大坤贼贼一笑 ,摆明了是在嘲笑她。

予禾气得直想一拳打掉他脸上自以为是的笑容 ,一双温热的手适时搭上她快控制不住的拳头 ,顿时她什么力气也做不出来 ,整个人像是被定住般无法动弹。

她抬眼望向那双柔荑的主人 ,竟然是李大婶。后者正笑吟吟地 ,虽是抓住她 ,但眼神中却无敌意。

“凌姑娘 ,请听我一句劝 ,忍一时风平浪静 ,你着实不必为几句话动气。”

“你……”予禾隐隐察觉这位李大婶绝非普通人物。

李大婶趁着予禾愣怔的当口 ,半胁迫性地挽着她往轿子走去 ,往后抛了句话给张大坤 :“张老 ,咱们就此别过。”最好是别再相见。

她扶予禾上了轿 ,自己则与谷鹰骑上随行而来的两匹黑白骏马。

李大婶呼喝一声 ,神情与方才平凡妇人的模样相去甚远 ,张大坤一时看傻了 ,呆呆地无法反应 ,等到他回过神来 ,人、轿早已扬长而去。

他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被骗了 ,不过钱已到手 ,他倒也无所谓。身子一晃 ,又往赌坊前进 ,作他的发财大梦去了。

而在轿中的予禾就没这般轻松。

望着小茅屋愈行愈远 ,她的心便愈揪愈紧 ,双手也下意识地紧抓着身上仅有的行囊。

那小小的包袱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仅有母亲临终时留给她的缕青丝和一只刻着龙形的精巧镯子。

青丝是要给她十多年没见过面的爹——如果他还在的话 ,镯子则是娘为她留下的嫁妆。

娘惟一盼望的就是她能寻得佳婿 ,一生无忧。

要是娘亲得知她如今的处境 ,大概会很伤心。都怪

那贪财的张大坤 , 自己没女儿卖 , 就卖别人家的。予禾愈想愈是不甘 , 她没理由接受这样的命运。

逃走 ?

是的 , 她得逃走。有何不可呢 ? 收钱的是张大坤 , 又不是她 , 她干嘛得为他做牛做马地活受罪。

嗯 , 说做就做。

予禾小心翼翼挑起帘子一角 , 瞄瞄李大婶。瞧她英姿飒飒地骑着骏马 , 一副女中豪杰的模样 , 教人不禁心起疑窦 , 怎地一个乡野村妇也习得这番好骑术 ? 而且身边还有谷鹰这个不苟言笑 , 却又正义凛然的“儿子”。予禾愈瞧愈觉得事有蹊跷 , 却又说不出哪儿不对劲。

不过现下她也管不了这许多 , 当务之急是如何逃出李大婶的手掌心。

想着想着 , 李大婶像是跟她有默契似的 , 手一扬喝道 : “休息一下。”

轿夫们将她放下安顿好之后 , 各自找个阴凉处歇息。

李大婶走近轿旁 , 掀开轿帘 , 和气地笑道 : “凌姑娘 , 累不累 ? 要不要下轿来活动一下筋骨 ?”

能离开这闷死人的轿子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 她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 遂忙不迭地点头 : “要要要 , 我当然要。”

“要就出来呀 !”李大婶忍不住掩嘴而笑。好个天真无邪的丫头 , 楚家这次可是捡到宝了。

不用李大婶再催促，予禾已一溜烟钻出轿子，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儿已是楚家的领地。”李大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

“楚家？什么楚家？”予禾正好奇地观赏着眼前的湖光山色，压根没专心理会李大婶在说些什么，更没想到轿夫的脚步如此之快，没两炷香时间，离家已然数里之遥。

“哇，这儿好美哦！”她整个人完全放松，潜藏在心里的热情天性逐渐苏醒。

李大婶望见予禾一脸的沉醉，不禁哑然失笑，“这还不算什么，等你真正到了楚府，多的是比这更美的景致。”

“真的？”予禾依依不舍地将目光移回李大婶脸上，“楚府真有比这儿更美的山和海？”

她一直都只待在咚来村里，举目所及除了山外，还是山，哪里见过外头世界的缤纷绚丽。更何况她要为继父做牛做马，一刻也不得清闲，压根没心情去欣赏自然的美景。

“‘海’？傻丫头，这是湖，不是海。”

“湖？怎么是湖，这明明是海呀。你瞧，那不是一滩水，不是海是什么？”今天可是她第一次见到“海”这个东西呢。